

籌
遼
碩
畫

四
十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二

庚申孟夏

天都程開祐仲秩艾輯

○湖廣道御史林有臺題爲時事敗壞已極圖謀
宜計後着敬陳三說以保全遼以固治安事
職嘗聞端拱之世契丹騷動太宗訪群臣邊
事王禹偁獻禦戎十策而假漢事以明之大
要歸於外任人而內修德頃者奴酋肆逆三
路敗衄徵調幾遍天下而

皇上靜攝深宮臣子求一召對不得安所效欸欸

之愚哉然經畧之疏徃徃朝至夕下則
聖明之心固未嘗一日忘遼也職敬就不忘遼之
心而進其說可乎夫古之治邊也椎牛以享
士今之治邊也枵腹以荷戈古之爲將也矢
六中而不動今之爲將也面一鼓而先黃甚
至火藥長技突付煨燼此其勝負之數豈待
對壘而後知哉况竭四方之力以供一隅彼
八百萬之金錢不能飽其腹於今何以盈其
數於後此所謂來亦困不來亦困者也使人

有言曰遼必不守則以爲過激之談

陛下決不信也夫

陛下所以不信者以經臣在耳經臣荷
特簡之知而專闢外之寄當有石畫以報

陛下然而廟堂之上件件轉手封疆之外人人同心安在遼之不可爲也庸知其未必然乎職請以豫之說進則無如儲用人矣天地生才原足以供一代之用惟平居有人而不任故當事欲任而無人爲今之計內而樞臣計臣

外而督撫道臣用一官便當備一官毋論在
朝在野苟有通達長才強幹而有骨者先使
之人官相宜地位相次而後朝受命夕可濟
也不然者倉卒有急旦暮之

旨旣不得而徼矣又呼人於數千里之外是中流
失楫而遙招岸上人以相救也必無幸矣職
又請以公之說進則無如乎持論矣事各有
是非人各有本末論事者只照管夫理不必
管夫人任事者只計功之成於國不必計議

下
之掛於人斯真爲國者耳如人之言曰封疆
重寄也固不可以成敗之偶盡抹其生平亦
當以是非之案徐聽於定論夫且不自咎其
所致言之因反妄揣其所以言之故彼言者
不卷舌而退乎是持論之偏猶可言也第恐
辱國喪師之臣反得藉口觀望以緩須臾之
死則國家功罪之典何以伸於天下後世哉
職又請以惠之說進則無如恤民力矣海內
稅賦之徵強半在於冬初然一再徵而完六

七者其大槩也邊餉歲額不過此六七中之
一二耳夫不以先完之六七者通融以急公
反以後完之一二者坐民以拖負其爲民也
不亦寃乎且也歲旱頻仍十室九空加派尚
未有已也民則何堪計惟除苛政黜暴吏虎
冠而食人者不使橫虐於郡邑俾民得寬一
分則國家受加派之利而百姓忘加派之苦
而後民可瘳也如其不然職恐肉削而皮盡
卽父子不能以相保其肯爲

人言曰徒

陛下守其土者猶能索此八百萬之金錢乎此自
議兵議餉之外所以收遼之後着者全在於
此而主持則在

皇上矣職非敢以難行之事望

皇上也

皇上惟大奮乾剛豁然與天下更始進諸臣廷詢
之孰是事可行孰是事不可行孰是戀位悞
國孰是竊位蔽賢計大小臣工無不灑然易
慮者廼事急而故緩之愈急而愈緩之徒以

病而塞臣下之請毋乃不可乎職聞呂氏之言曰病之留也精氣鬱也夫國亦有鬱

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如之何不盡用考選候補諸臣以決此鬱乎此職所未解也至如枚卜大儻或缺而不補或補而不下從來有此國典否銓印塵封科道懸缺從來有此政體否不但庚戌之變恐再見於今日卽日前邊疆諸事何件不關請於內庭所謂全謀而定斷者屬何人也

陛下迺不以不忘遼之心急圖此後着則遼之爲
遼尚忍言乎此職又抱杞人之憂而未敢竟
其說者也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遼事急在燃眉
聖明大爲動念敢因推廣要務以備採擇施行事
自筮仕以來竊觀

皇上靜攝年深臨御日渺中外臣工仰雷候電窮
年那得聞聲望日就雲畢世未能覲面致使
堂簾日遠都俞無聞叩

闔徒塵庭宣未卜恃有章奏一綫之脉多踵畱中
不報之轍見今東夷跳梁西虜窺釁豈是小
事易結之局無奈叩者頴童請者舌敝釀成
大夢不覺之世界厥鑒不遠災及堂而燕處
無疑其禍將大火燎薪而人寢莫救浸浸乎
有唐宋末季之景象焉頃職連接邸報見遼
東經畧熊廷弼賊兵壓境火藥全焚之疏一
入而遼陽十分危急之

旨卽出矣火災如燬孤城益危之疏一上而邊事

益危之

旨卽下矣批發如許神速責成如許真切計畫如許周匝而慎密卽此

嚴旨兩布頓令宮府生色朝野改觀無論較尋常章奏未得彷彿其萬分一卽近如遼左諸疏初未有敏速爽捷如今日者此足見我

皇上動念慮兇留心邊備未嘗一刻忘援遼之想未嘗一飯懈滅賊之謀職不禁加額舉手爲封疆稱慶由此而相機有經臣則戰守之權

衡不爽應援有督撫則兵馬之調遣自急揀
閱有督臣則孱弱之充數難掩火藥硝黃之
星速解運司空業已不俟終日援兵之星夜
出關糧餉之上緊區處司馬司農奚敢少緩
須臾應各急公無俟職贅職獨以爲向來遼
左之敗衄皆由將士之委靡多因廟堂之鼓
舞鼓舞云何一在降

勅諭以作其氣氣可不懦而振矣一在厚犒賞以
結其心心可不散而齊矣庶兵衄火焚之後

皇土
不致有土崩瓦解之形而要莫如自土司秦
氏始職按秦氏䟽揭久毓將門歷垂勳業洗
蛾眉以譚豹畧矢馬革而奮鷹揚贊夫從戎
蚤步披堅執銳携子臨陣所向破浪衝風洵
爲女中丈夫允稱閩外良將况此時全遼人
情懷畏歎望敵勢以魂搖他處土官鍾疑且
接虜氛而色戰秦氏乃獨拜王命尋接浙而
行心奮國讐督兼程以進誓師勿驚雞犬三
令布筮笠之嚴居民盡望旌旗一路獲安堵

之慶卽行伍之有律應知籌筭之無遺不必
兩軍對壘而夷虜如在目中矣人盡如此何
憂奴酋哉臣以爲今日之將士卽潛首縮脛
者猶當設法以鼓其喪生樂死之心況此昂
首揚眉者可不破格以激其瀝膽披肝之義
昔紫貂裘帽之賜興王所以剏基也糲食菜
餒之犒衰主所以階禍也今秦氏將抵國門
矣獎一人以風天下此其時矣伏祈

皇上大振積習立召秦氏而面慰勞獎藉之簪花

賜宴榮寵非常報效亦自非常卽

聖躬暫爾違和或遣二三大臣設宴國門外如管
待屬國陪臣事例仍多發銀兩大犒三軍此
激發人心一大機括計亦在廷諸臣所不嫌
于褻也至秦氏母子之加銜應超出彭元錦
之上以旌其忠伊兄伊弟之加職宜各照援
遼之議以作其勇雖名器不可輕假而鼓舞
何吝虛銜更當允其所請速令刻期差官調
伊全部兵馬急赴遼陽以各戰守渠旣克奏

百戰之捷必攄一臂之力是又望

皇上勅該部速行者也職疏將發見兵部已據揭
覆請加秦氏正三品服色馬祥麟秦邦屏秦
明屏各加授有差雖未破格聊足示勸弟議
犒賞未及安家恐起舐望之心續調士兵容
令酌議不無遷延之慮夫人情強之以所不
願則難而順之以所自願則易况今調募紛
出半屬烏有而此一士兵自稱精練自願衝
鋒志既可加言必非謬計不再決議于何酌

是又在該部題知卽行勿以泄泄悞事也

○薊遼總督文球題爲遼左奴氛愈熾山海諸議未決再乞

聖明勅部速議並發應用銀兩以安重地以奠神京事臣濫竽總督之任凡督屬之城垣兵馬無一非臣之事凡城垣之傾圮兵馬之單弱無一非臣之責也祇緣干戈擾攘帑藏空虛不得不酌量緩急而輕重布之自有奴氛以來九邊之最急者無如遼而外以壯遼之聲

援內以固薊之鎖鑰則山海之地更急臣抵
任旬日趨赴山海卽以修理城垣添設兵馬
具疏馳聞衆論僉同臣不過踵按關與閱科
諸臣後續貂以爲之請耳仰荷

聖鑒渙發明綸一則曰保障至計再則曰作速議
聖明覆似亦以山海爲喫緊而不欲以度外置之
臣隨檄道府諸臣一面議修築一面議整糊
○議只候金錢一發便當塌厯從事未几工部覆
城垣一事內云修城銀兩例應戶七兵三戶

兵兩部至今交相諉矣兩閱月兵部纔覆兵馬一事減去馬匹一千五百而俟之再議矣三閱月戶部纔覆糧餉一事馬軍每月減餉二錢應用餉銀又云一半部發一半該鎮設處矣臣爲此惶惑者久之古云金城湯池非兵不守以山海之雄關而臣之議兵除永平團練民兵三千馬步各半外關城與一片石南海口等處馬兵止議三千步兵議一千五百兵數多耶不多耶古云重賞之下必有勇

士以新集之烏合馬兵止議月餉一兩二錢
步兵止議月餉九錢餉數費耶不費耶且募
兵之令初下畿輔逡巡無一應者三月有餘
永平道袁應泰履任後毅然以身任之殫心
竭力廣募于徐淮梁豫之間纔得若而人應
募各兵自願不領安家五兩第求厚糈以糊
其口該道與各兵約每月餉銀一兩二錢卽
榜示之况各兵遠離鄉井掛名尺藉而山海
永平一帶米珠草桂更與近畿不同各兵月

餉衣之食之于是焉在且爲儻質且爲內顧
端非一兩二錢不可耳卽以一兩二錢給之
已省安家約有三萬而民間所省之幫貼更
多臣具疏時又分爲步兵三千每名減月餉
三錢其餘馬兵照舊該道懇詞具稟各兵遮
道泣訴已覺皇皇不安今兵部以馬價之故
減去馬匹一千五百戶部又以餉銀之故減
去馬兵月餉二錢益覺窘迫不堪已募者各
思掉臂以去未募者俱爲裹足不前異日卽

懸厚餉以募健兒人將曰此特以厚餉詒我
終將就減誰其應之不惟無以昭大信于已
往亦何以鼓樂役于將來也至于各兵餉銀
在外設處一半約該銀六萬州縣之積貯如
掃閭閻之脂膏已竭此時勉爲應承將來設
處不繼果能令多兵枵腹以捍圍耶再爲持
鉢之乞終是西江之水耳再四籌思殊覺未
便夫老成謀國豈其不明而熟于計止因遼
事爲急不憚節省從事省一匹馬可爲遼馬

之用省一分餉可爲遼餉之用不知遼誠急
矣一切應援何地爲先儻至決裂何地爲守
勿謂山海斗大城竟可以緩視之也譬則一
家然山海其門戶也外之籬藩漸壞矣而門
戶不固堂奧何恃以不恐譬則一身然山海
其咽喉也脊背之癰已潰矣咽喉不通元首
敢保其無恙否昔唐以八萬守潼關兵馬不
爲不多尚以單虛失守安祿山遂得直抵長
安以致鑿輿蒙塵亦足以爲不據要不扼險

之明鑒也况山海重地不減百二之函關而建賊披猖更甚于漁陽之羯狗興言及此可爲寒心者此也當事者如謂奴賊特么麼之小醜耳其何能爲或者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何用堅城一夫當關百夫難入何用多兵步卒短鬪戟劍相薄何用多馬且古有忍饑擊賊掘鼠死守者何用多餉則山海之城垣可議罷也則山海之兵馬可議裁也則山海之糧餉可議減勿需臣之嗷嗷爲者卽罷臣禡

臣以爲糜費者之戒如不其然臣所議山海
與永平等處之馬兵四千五百步兵三千斷
斷乎不可裁也臣所議之馬兵月支餉一兩
二錢步兵月支餉銀九錢斷斷乎不可減也
所議修城之銀兩數目或係戶七或係兵三
斷斷乎當速發也其餉銀之在外設處者無
計可措近見戶部議供薊州庫貯灤藻民兵
銀兩六萬恰與一半之數相合原係在外銖
銖兩兩積之者可留以救然眉之急以後仍

支畿輔加派之新餉爲便嗟乎城垣之議兵馬之議迄今已兩年矣先以議論不一幾同築舍近以節省不果又成畫餅勢急矣時迫矣奴賊行將爲伏鷲之擊蹲虎之攫矣三韓如染腥羶九廟具爲震動一日長驅直入

皇上執守關者而問之臣卽以錢糧無措爲詞噬臍何及天下之大事去矣臣此時言之則有滋費之罪如待其潰敗而言之則有失事之罪與其甘失事之罪不若冒滋費之罪耳臣

謹會同整飭薊州右僉都御史喻安性巡按
王象恒巡關董元儒補續上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覆議馬步軍丁與糧餉數目仍照
原議修城銀兩並乞速發在外議處餉銀容
臣與撫臣截留薊州民兵銀兩以後仍支新
餉廣城垣增金湯之固而士馬獲騰飽之勸
臣所藉以爲

陛下修封疆以効其犬馬之區區者只此

○遼東巡撫周末春題爲奸細回鄉供報皆同東

夷西虜合謀有據謹據實奏聞伏乞

聖明卽勅救援事准征夷總兵賀世賢手本爲捉
獲奸細事本月初四日據把總何魁拿獲奸
細一名連人帶見職當審得本役委係奸細
父母妻子見在夷地親寫訴狀人張世奇係
撫順所餘丁因東虜作反將撫順尅去有李
永芳見世奇幼小弓馬俱熟差世奇探聽賀
世賢兵馬若何賊兵四萬五千有餘李永芳
帶領賊兵只與賀總兵精兵敵戰其西兵一

點不懼世奇昨日投見懼怕法度無處投奔
有城上巡攔帶領投見說奴兒哈赤口說推
病誘哄兵馬出牆方與大戰有奸細二十名
三月十五日走至四月初一日進來其餘奸
細探聽經畧做工如何李永芳帶領賊兵至
四月十五二十日急尅遼陽城賊兵家眷盡
都奔老寨只有精兵與賀世賢敵戰有李永
芳與西賊計議說尅遼陽城奴兒哈赤說李
永芳你要把遼陽尅來爾做王子我做朝廷

有西賊計議我與你助兵尅了遼陽城河東
是你地界西賊說你亦與我助兵尅廣寧城
河西是我地界你我都是朝廷之職東西二
賊盡都是一處來往計議先尅海蓋金復經
過特取遼東做殿有東賊只說尅金復海蓋
賺哄賀總兵精兵往金復海蓋州去賊兵急
進來尅遼陽城等情據此本職除將緣由連
人呈詳經畧衙門外擬合請會等因又據鎮
安堡撥夜稟報回鄉鍾汝睿供係三萬衛儒

學增廣生員于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因
奴酋攻尅開原被東夷頭打青營內達子搶
去供說黃把都兒等營達子于三月二十七
日上馬盡數往東犯搶不知那地方等情各
到職職因連日鎮守劉世勛長安堡備禦莊
永功節據抄花男把敗差夷敖脫漢山兒等
報稱奴酋已死等情職料是奴賊詭計懈我
兵馬不妨突然狂逞又因西虜爲之傳播慮
其合謀已經牌行副總兵尤世功竇承武及

守巡海蓋寧前各道嚴加隄備外職切料奴
賊入犯必在目下遼陽城守之具雖經臣拮
据親自督理稍有次第而火藥一焚人心驚
惶未定火炮雖有試放率多炸裂原請兵十
八萬今僅僅十萬分布不周奴酋精兵有馬
不下五萬與之爭鋒勢已不敵親審鍾汝睿
稟稱西虜已用車三四千輛裝載盔甲俱赴
遼河沿邊合謀之情萬分逼真遼陽已危有
同朝露至于廣寧則更可憂今朝端之上止

知備遼陽而不知備廣寧西虜亦知遼陽有
備而廣寧無備廣寧人心至愚皆謂遼陽急
而廣寧緩又不可不預爲之備職春間與合
城軍民誓之于神期以死守今觀此景象賊
來欲其不走勢必不能廣寧不添精兵職固
知其不能守也職已拚此一身報效朝廷誓
死封疆爲快其如廣寧以西盡成破竹之勢
何哉職請廣寧添兵二萬該部止撥甘肅入
衛兵一千四百今又赴河東矣職因領牛無

人將廣寧新兵挑其不堪戰者令聽用都司
童燦領之專管運送糧草其餘新兵付原任
總兵麻承恩統領訓練僅僅三千耳盔甲俱
無馬匹尚缺安能裹足禦強故廣寧添兵之
說斷斷不宜束之高閣者也伏乞

皇上憫念廣寧爲全遼根本卽

勅該部將職添兵之疏速爲覆請調發以救危急
固山海而護

陵京端必賴之矣職憂鬱之極荒迫不知所云惟

聖明垂覽焉

○遼東經畧熊廷弼題爲專陳緊急未盡餉務懇
勅部餉諸臣預行儲備以免缺誤事項者戶部有
謹陳目前緊急餉事一疏撫臣周末春會稿
有再陳轉運未盡事宜一疏皆爲今日糧乏
料盡軍馬幾死而岌岌乎爲此餉務計也職
謂餉之誤也不自今日始也遼米踊貴何曾
不要海糧官軍告爭本色難以強得何曾只
利折色自道廳憚輸轉者倡爲此說以阻前

金言述石言 卷之四十二
秋之海運遂缺今日之軍興而其誤一逆賊
在所必討則兵馬在所必多糧道在所必儲
則車牛在所必備自道廳憚置辦者終日延
挨以致召買之後時遂成推輓之中斷而其
誤二登萊之船可徑抵葢套也必卸于三棋
牛金復一帶以致高閣八九萬石而不得來
天津之船由入海可徑抵娘娘宮由樂亭出
海可徑抵三岔河也必主山海關千里之陸
運以致高閣數十萬石而不得來而其誤三

今海運行矣車牛備矣頃得餉臣李長庚書
言海運由登萊東道直沖中道樂亭北道可
並行不悖矣而三誤去矣尚有一誤在遮洋
淮船事體係之淮上在餉臣豈其無見而務
爲難行以自愚在淮臣亦宜同心而勉爲區
處以共濟職可無贅惟是職疏原議調兵十
八萬馬約九萬匹每軍歲給月糧一十八兩
共該餉銀二百二十四萬兩內每軍月給本
色五斗該糧一百八十萬石卽在前餉銀之

內扣筭不煩另處每市升二升折筭倉升事
例日給三升三合該豆一百八萬石昨戶部
疏稱因馬計料除自四月至七月放青不支
本色每月每匹只給折色九錢而以爲未便
也此四箇月有青可牧止不給草若本色料
豆不論有青無青俱應貼喂仍當更定以終
歲計通共米豆在二百萬石之外而餉臣前
所以議派僅僅一百四十萬石耳今各省鎮
調援兵軍俱報起程漸至矣兵馬漸增本折

又遞加矣餉臣將待其盡至始遞加乎抑亦
先加遞運以待其至乎夫以二百萬石之餉
轉饋于一二千里之外而又有隔省隔關隔
山隔海阻風阻雨阻冰阻雪不可預必之程
期雖取數之極其寬而猶恐其到之極窄雖
加派之極其蚤而猶恐其來之極遲卽如前
議一百四十萬石以養見在之兵馬且不得
依期放給朝少暮欠餓死無筭而不日兵馬
益至又何以處之業已一誤而再誤三誤四

誤寧復堪此大誤耶或以邊停召募中外當事者有厭兵之意且謂得兵十萬便足破賊何必十八萬之多糧草且不須多派以滋騷擾此豈視開國僭號長勝之賊不如倭播噶劉神京枕席切近之遼不如朝鮮寧蜀而職實無此才膽不敢輕量以輕擲遼愿餉臣且派足本色二百萬石早運預儲以備緩急無使誤于今日者復誤于日後也伏惟亟

勅戶部督餉諸臣速議施行又戶部疏曰外而搬

運則遼東司道職之中而督催趨運則該管
地方各省督撫職之其交責于邊臣者甚嚴
天恩今遼東五道已缺其三贊畫改監軍道又閣
而未議糧草問誰搬運督撫問誰催趨屢書
吏部推補皆以掌印無人爲辭伏乞

皇上亟下新推冢臣使得早補分守開原及監軍
宗坊各道分頭任事共拯艱危如冢臣一日不點
皇上則各道一日不得補一切軍馬錢糧事務無
人幹辦盡至失悞萬一爲賊所乘再有喪敗

諸臣固不敢以不補各道歸過于

皇上而因亡遼以危

宗社卽

皇上亦有利乎此又職之所以急迫呼號而不憚
屢瀆者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舟車無湊轉運力勞懇乞
天恩俯賜帑金以濟萬分急用事山東司案呈

准督餉侍郎李長庚揭前事等因到部爲照
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無事則外府亦內帑

也天下有事則內帑亦外府也無內無外誰
非公家之用但得疆宇寧謐卽是國家大利
何論財貨遼左雖東邊實堂與之門戶不幸
爲奴賊蹂躪殘缺過半且朝夕耽延未有已
日譬之被盜之家盜猶伺覘門墻思食我餘
爲主人翁者正宜出橐中阿堵物椎牛置酒
募左右勇敢之士以共驅除方可高枕不則
祇盜資耳善保家者固如是乎廼

皇上以遼付諸臣諸所陳請隨上隨下豈非不忍

以世守之封疆輕委之虎狼哉然議守必先
議食餉臣經臣表裏相倚爲重者也頃報奴
騎壓境與我相持安知不以是嘗我徂我聲
此攻彼出其不意以掣我肘揣情察勢萬分
可危聞經臣之提防固不遺餘力矣然枵腹
而責兵馬之鼓舞能乎則裹糧不具經臣之
憂抑亦餉臣之憂也卽餉臣之飛輓亦不惜
竭廩矣然空拳而望水陸之轉輸能乎則發
運無資餉臣之憂抑亦經臣之憂也臣部兼

憂經餉二臣之憂若折色又若本色若外空
又若內空問之民而民只此間毛竭澤之漁
已極問之官而官只此歲額罄瓶之耻更深
問之舊徵而舊徵不敷九邊之供億豈能留
涓滴以待需問之新派而新派尚煩各處之
銖求安得迫須臾以佐急况遼餉加而又加
覈數尚少其半計其所出先已嗇于入也又
况加增銀兩用之募調用之買馬安家耗費
過多計其所入先已窮于出也以是朝入則

朝出暮入則暮出曾未有信宿間須分毫于
太倉者一切運費至于今臣部卽欲如前稍
稍支發以秣餉臣之亟而計無從出然而遼
餉可已乎舟車之僱造可已乎舟師之水脚
車夫之盤纏與夫騾牛之草料可已乎欲足
二百之芻糗而商人之召買可已乎已之則
脫巾可慮不已則仰屋徒嗟此餉臣千思萬
想計無復之而爲此請帑也知我

皇上之愛封疆必甚于愛金錢也夫自推稅來多

方歛輯匣而藏之大內者必有所爲自爲乎
皇上自玉食袞衣而外所需幾何將爲後人乎
聖子神孫官山賦海豈少此長物昔宋太祖殖封
椿以圖恢復幽燕而志未竟識者惜之

皇上厚殖者無亦曰神聖度越宋祖將以交趾河
套朶顏三衛侵疆未還奮然欲有所大舉紹

二祖

八宗之緒而加以光昭而今遼陽故宇且爲奴酋
殘破一半未之恢復其何以對

寢廟慰人民曾是三十年所積備之金錢不用之
此時而更何用

皇上深居默念立發二百萬紵此餉臣燃眉併以
自紵東顧無庸再計矣且也事平之日容臣
部補還餉臣已言之則貸之今日而異日收
之雖發猶未有失也

皇上其何愛焉而故禁此轉移不以軫恤至監稅
銀兩部欲歸之餉臣久矣以餉臣所請充之
物供餉臣所轉運之需甚爲便計然非特稅

○當歸餉臣也卽加派亦當歸併餉臣蓋本色折色等爲兵餉而兵數餉數要在扣定如見在兵馬若干應用本色若干仍該折色若干將兵馬扣定數目因而加派亦扣定數目解入者專供此項不得那移別用解出者專充此項不得那移借用則無不足有餘之慮矣蓋本色總經一手既有稽核之便益而一人止理一餉又無旁溢之混淆御史左光斗之疏良有見也其他又如赴援之調募將官之

餼廩士卒之行糧塩菜及家屬之內顧等項
仍屬臣部任之與餉臣同事同心職內職外
彼此相濟非欲以是卸肩貽餉臣以獨賢勞
也蓋不如是無以一事權而便稽核矣伏乞
皇上俞餉臣所請速借帑金二百萬兩以解頃刻
倒懸臣將所留稅銀并加銀扣定數目併歸
餉臣以充督運本折之用其餘各費悉臣部
任之庶畫一而不致紊亂此胥便矣

○江西巡按張銓題爲民窮已極加賦無已懇乞

聖明深維根本至計亟命減派以恤民生以杜亂
萌事職惟自古國家之亂或起于戎狄或起
于叛逆或起于盜賊然必有所由起亂所由
起不過曰民窮財盡耳今日之象母乃類是
國家自有奴患以來軍興煩費司農束手不得
不履畝加賦者勢也然亦當斟酌輕重稍留
不盡之意乃三厘未已而七厘七厘未已而
九厘矣夫此羸者民也其何以堪

皇上固不知減然貧困之極豈諸臣亦不知耶若

皇土曰畝加二厘不過取民鎊銖不思小民一錢
不得卽關生死朝廷以爲鎊銖閭閻以爲性命
矣又若曰有田者多富民辦納亦易不思
天下富民少貧民多貧者將重困而立斃富
者亦重累而立貧矣蓋天地止此利藪民間
止此物利正額尚若此况于加徵加徵已難
况于增益遼餉雖不可免完額勢必多逋有
司卽多方催徵而肉已盡剝皮難屢剝如民
力難辦何是以朝廷雖有加賦之名而未得

濟邊之實小民未見急公之義而徒聞訕上
之聲亦何利而爲此無益之求以賈傷心之
怨耶在諸臣之議曰遼兵十八萬歲費餉四
百萬自加派外別無策矣然以七厘計之亦
已足額而况有捐助有扣留有平糶有搜括
事例錙銖而積之孰非以佐軍興者奈何又
索之田畝也卽謂爲兵工二部分派而加職
不知爲已往耶爲將來耶如爲已往則兵已
足矣安家噐仗可無議矣如爲將來則調發

召募將何時止也若調發召募目前可止此
一百二十萬金錢解之兩部何處歸着耶且
今日既可累三而九異日必將由釐而分
長此安窮誰階之厲職以爲卽不能減于七
厘內斷不事溢于七厘外毋謂既往不咎成
命難反而爭分寸之間失四海之心也職非
不知遼事方急遼危則京師危京師危則天
下危卽竭天下之力以爲遼亦不足惜顧遼
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尤借腹心之

血脉滋灌未便傷生若腹心先潰則危亾可
立待職恐竭天下以爲遼東遼東未必安而
天下先危不可不深思也今天下病極矣水
旱頻仍呻吟未起重以轉運之艱苦徵調之
驛騷牛車之搜取况地畝之加派又日益也
百姓膏脂已空竄匿無路必不肯坐而待死
必出萬死一生之計一人倡則衆人應之一
方倡則四方應之恐斬木揭竿將起大澤而
赤眉黃巾輩再見于中原矣爲今日計第一

在收人心一以固根本豈可復腴削無已驅
之使爲亂耶職竊謂諸臣之爲國謀者非也
乃

皇上之自爲謀更非矣

皇上卽金滿山澤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與瓦
礫糞土何殊而發帑之請叫閹不報加派之
議朝奏夕可職殊不得其解豈財爲

皇上之財而民非

皇上之民耶夫有人而後有財若民散矣財誰與

守今日人欲之而

皇上不與恐異日與之而人不欲也今日屢叩不
應而臣下之情窮恐異日一呼不應而

皇上之勢孤也此百萬朽蠹可懷袖而携扁鑰而
守否耶職有所不忍言矣伏乞

皇上軫念民生熟維國計

勅下戶部將加派田畝酌量減免併乞慨發帑金
轉給遼餉則民心聯而元氣固士氣奮而神
氣張外患內憂立刻消弭

宗社無疆之祚若太山而四維之矣

○山東巡按陳王庭題爲戍卒堪憐

皇仁久滯謹因合屬捐楮懇乞下

詔賫邊以示隣壤急難以明

皇上不終忘遼事頃者發帑之議廷臣牘爭之臣
等隨諸臣後翹企以望而

天聽彌高扃鑰自如似乎沛發再無期者似乎殘
遼可盡棄者似乎不侵不叛屬國可終秦越
視者似乎不飽不煖戰士可坐視溝壑死者

皇上不爲遼計獨不爲

祖宗櫛沐之社稷計耶獨不爲此棟宿柶聚之黃
白計耶遼危而社稷危社稷危而黃白危鹿
臺瓊林初心詎不欲善積善守之而牧野漁
陽祇足貽羞史冊此往牒之可考者也

皇上深居大內白晝爲昏亦知天下之搜括盡矣
加派竭矣百姓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不得已
而議所司一體捐助而勺水救西江亦幾無
策也聞之仕不受祿古道所不載義不後君

臣職所不辭也職等受事東偏則齊魯之墟
恐于震隣尤甚而職等患迫一體則犬馬之
效計于桑土宜鮮何敢曰市義以爲海內倡
而磨頂而分膏以徇亦曰聊以固吾圉也顧
公帑旣乏無碍餘錢盡餅曷克待哺饒吻泛
行派助不肖者或借以腹民一切取盈初任
者偏窘于瘠已則舍俸薪別難議助而叅照
蒞任深淺度支俸多寡損益之乃平也隨據
濟南等府知府徐從治等歷城知縣黎國器

等各申助俸薪銀數前來共計二萬六百五十兩至于司道大半未任擬同後至有司另行續捐而職等約已急公悉索不腆將爲源源之輸庶乎涓涓之涸也除前項銀兩業于四月十六日行令布政司造冊給批差官解部外職謹會同山東巡撫王在晉看得蠲助一項與其輸于部不若輸于遼何也以此二萬六百餘金而入于司農之帑誠滄海一滴岱岳一塵該部卽度支克艱當不藉此涓埃

爲盈縮且沿門持鉢原以助遼之窘非以周
部之急職謂亟宜徑賫邊圉如三帥營則各
發數千金而遼陽衽革披堅之士若而金守
埤濬濠之士若而金埤人人皆曰

皇上棄我矣而隣封僚屬不忘同難相扶之誼至
不愛祿入給我邊戍于是椎牛酤酒共勉忠
義亦足矢馳驅而增敵愾則雖云九牛一毛
未必非鼓舞行間一大機括也然與其職等
輸之于邊又不若奉

皇上尺一之

詔輸之于遼何也王居不渙無米難炊司餉蒿目

大內而借箸戰士枵腹以操戈而募兵梁俊衣物

當盡饑寒難忍自縊身死迄今白楊衰草皆

堪洒涕至于萬竈烟寒六軍菜色未愁奴酋

之殄其命而先愁

皇上之絕其生此倒戈之勢也豈

祖宗數百世之闔澤與

皇上五十年之翔恩無一足恃而便欲袖手以委

皇 諸蠢爾小夷哉職謂

皇上將東省合屬捐助之數亟發經撫諸臣俾其
皇上榜示如林之衆曰汝謂

皇上忘若輩乎深宮之內宵而衣旰而食粉黛之
簧鼓不入貂璫之煬竈不聞而日惟爾輩是
軫是卹今且頒東省數萬金爲若輩牛酒需
大內之藏且盡傾之以賚若輩可且暮俟也則忠
由惠激勇自忠生一飽有餘衆氣自倍何憂
皇 哈赤何憂虎兇諸酋何憂

陵寢之不保何憂金甌玉燭之不長享哉寧惟
是區區累若者捐升斗而以西江活涸鮒也
抑職因是而有感焉遼陽去東僅隔一水杞
人私切憂天不住偵伺遼事每聞經臣熊單
騎戴星身先率作日日如此戍樓宵立身先
點防夜夜如此分甘解纊不私一錢息交絕
遺不糜一鮓久久如此其他大小畢理威愛
并行奇正互設又未可筆舌也夫經畧一身
以文臣之不愛錢兼武臣之不惜死忠勤泣

鬼神而信不喻朝列豈不悲哉先是金白爲我羽翼虎兎爲我鞭箠熊羆之旅有劉杜諸將悍衛之圍有開鐵諸城而金錢數百萬又足供軍興揮霍可戰可守千載一時而覆敗相尋倏忽開禍若斯之烈也于時屬夷橫殲羣醜二心忠骨莽沙場百雉盡成虜穴大勢已去不絕如綫而熊延弼不難身當其任勉力支撐歷秋及春保得

陵京須臾無恙試平心覆按亦足明功罪得失

之林矣卽今內外隔闕泉竭釜枯士馬殫卧
累卵之危朝不謀夕乃請兵無兵請餉無餉
咨部而部不應叩閣而閣不應則廷弼之危
不危于奴虜而危于廟廷廷弼之爲孤注不
皇土獨孤于兵將寡金錢乏而孤于連茹者少掣
肘者多也近據塘報奴酋與紗花等營合謀
狂逞而火藥之焚適與時會一時軍民上下
惶懼不知所稅夫經臣卽不惜以身殉國其
若

宗社何是在當事諸臣開誠集思僉謀立斷爲披
髮纓冠之往無再悠悠坐視岌岌竟委于氣
數之莫可奈何也夫時方焚棟燎原斷非唱
籌量沙之所能效尤望

皇上不愛封樁而愛

宗社終從諸臣之請慨發帑金數百萬接濟芻粟
舟車之用俾職等不徒爲虛願而實見施行
尤幸之不幾者若乃特開遼餉事例折改十
庫本色籌屯種之策於近邊導鑄錢之利于

京省廣經理之助於練臣一切行政用人不復頃刻姑待庶方蹶之天或可挽回于萬一

乎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黃克纘題爲建夷謀犯益工廟廊偷安益甚懇乞

聖明及時用人修備以保

宗社事臣本書生不諳軍旅

皇上不知其年衰才弱用爲協理戎政則京師安危臣有責焉臣到京八月建夷踰伏不出亦

已八月然夷之不出非有懼于我也亦非有
愛于我也將養威蓄銳求大逞志于我也臣
讀宋名臣傳見吳璘與胡世將論金人用兵
云璘與先兄束髮從軍屢戰西戎不過一進
部之間勝負決矣至女直則勝不追敗不亂
整軍在後更進迭卻堅忍持久令酷而下必
死每戰非累日不決自昔用兵所未嘗見今
建夷之兵卽女直兵也其精悍堅忍固難敵
矣近見遼東巡撫周永春疏稱賀世賢捉獲

奸細供建夷屯兵境上稱病以誘我又遣抄
花使人報稱物故以怠我又欲遣兵先攻金
復海蓋使賀世賢還兵救援而後使李永芳
直取遼陽其計如此可謂着着俱有成筭且
聞夷地米貴斗至一金當慮其先向金復海
蓋截我糧道而劉國縉所募之兵盡伍脫逃
四衛空虛所謂攻瑕則堅者瑕奴之畫策可
謂工矣雖使我無時不懼無事不備猶恐遼
陽難守禍延山海以及京師而我之所以待

之者何如也開原等道尚缺其四推者未去
未推者又無吏部可推軍旅倥偬之中一任
乏人廢事何泄泄也山海頽城京師藩蔽久
議修築尚未興工國家雖貧豈少此萬餘金
錢而畧不動念又何泄泄也三大營軍須科
道巡視以作其勤而警其怠周之綱奉使過
家召可立至顧慥起復到京閑居旅寓而屢
請不下則視我備若可有可無矣又何泄泄
之甚也凡此皆關遼薊安危京師保障人方

言獻謂急於燃眉而上且塞如克耳臣亦知
聖躬違和正在調攝臣子不宜言夷事以震驚上
宗城心然事關兵機遲一日則寇深一日及今曷
皇上之猶恐無及况恬不爲意乎漢高帝時黥布
反欲使太子將兵四皓爲之畫策使呂后泣
皇上告于帝曰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諸將皆
陛下故等夷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上雖
病載輜車臥而獲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于是
上自將兵而東遂擒布夫爲天下者念及天

下安危雖躬親兵革猶不得以病辭况一舉

筆之勞乎且一旦萬幾遍覽雖勞而在日月

剡下之傍豈無左右貴近可代檢尋以聽

皇上發閣票擬批行者乎管子曰宴安酖毒不可

懷也臣懼

皇上之懷之也伏乞勉惟

宗社大計速將臣所言用人修城二事立賜檢發

聖

旨施行其餘重大政務如補閣臣點大僚下考選

以漸而舉則戰勝在廟堂之上建賊雖強無能爲也轉危爲安惟在此日惟

聖明留意焉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客兵格鬪相傷居民被害甚慘懇祈

聖明嚴

勅處分以肅法紀以杜釁孽事本月十七日據分守通州叅將徐永壽總統四川土兵援遼總兵陳策各揭報川浙援兵爭殺緣由職聞之不

勝驚詫曰何兵無紀律將無約束一至此也
因念禍始有因傷數未確候核實具題間已
而按臣王象恒關臣董元儒各有疏矣細閱
情節起于片言之爭遂成大閔之際兩兵殺
傷未已也而斃及民命矣混搶行李未已也
而折及民房矣砲聲與喊聲齊鳴幾至天地
搖動城磚與屋瓦皆震何異夷虜兇殘通民
何辜遭此異劫階之爲厲漸不可長其統兵
將官並首禍姓名應從巡按關之請查明候

勘分別究處職可無贅獨計此援兵也皆遼
左所幾幸旦夕蚤到以扞衛疆圍驅堵酋虜
之需也廼未嫺師中之律轍操室內之戈不
啻閫外之捷頓起穴中之鬪似從來客兵所
未有者夫兄弟閹墻外禦其侮兔死狐悲惡
傷其類今川之與浙雖分土之毛各爲狐兔
而四海之內孰非弟兄同一援遼同一客兵
外侮之未禦而同類之相傷倘從此仇結不
休恐將來禍至無日于遼事豈有利焉則夫

亟于慰撫以安其心勿令以一朝之忿而成
莫解之冤曲爲訓諭以 其氣勿令以小怨
之私而懈急公之義在此時兩處之兵則當
督催出關以絕逗遛不進之端在後來續到
之兵則宜安插得當以免嗟怨生事之擾即
如一秦氏也其來也何銳其行也何遲三千
之衆屯聚一州數日之淹便釀大釁平日約
束之謂何秋毫無犯者安在職始壯之今實
恨之矣茲復有疏請調土兵前來共成一營

○訓獨當一面內云民兵不可以屬別將而別兵
對亦不可以屬氏雖其情詞之近真未卜究竟
之有效似應俟彼到遼聽經畧驗試兵果堪
用具奏議調未爲晚也抑職于此而猶自說
焉從來禦寇者禦之于門外民兵入衛之說
天聽該部已失之于前近京屯練之議該部又失
之于後試觀通津屢被兵害殷鑒不遠怨豈
在明所當急

勅練兵將見在民兵細加揀閱一番汰其脆弱者

餘縣驅使歸農追還安家而以其餘分撥薊未山海各編營伍不時同該鎮道諸臣討軍實而訓練之仍明示以在彼住止不用出關以安軍士之心以習軍士之膽俟其投石超距奮臂揚眉如李牧之士皆願一戰然後惟吾所用而自莫不聽命此古司馬法也老于行間者自當知之惟祈

陛下勅諭施行

○順天巡撫喻安性題爲畿輔民力已竭疊徵勢

不能堪懇乞

聖明軫念子遺亟蠲續派以蘇困累以保邦本事
臣等承乏巖疆撫循畿輔遼難之方殷值國
計之匱詘凡可以攄一得佐軍興敢不早夜
晷維以無負任使又何敢違成議竇

天聽而自取多事之憎哉惟是畿民殘累之極輕
重標本之分有不得不爲我

皇上陳其梗概以求寬政于萬一也臣受事以來
連接戶部咨文催解加派銀兩急如星火夫

地畝加派始議每畝三厘五毫畿民已不堪
命近又加一倍共七厘矣然猶未已也兵工
二部因安家馬價器械仍派二厘雖當事者
念順末二府援兵經擾止派一厘較之各省
直微減一厘殊不知減一厘之虛名復增一
厘之實數是有增無減烏知其爲減也夫順
末二府自奴酋發難以來良將援兵之選調
盔甲器械之兌給營驛馬匹之抽掣以至鐵
匠木匠之僱募車牛騾驢之辦送爲千爲萬

無一不取給于此中雖各鎮間有而順永二府爲獨多者也援兵之經由紛至踏來本折之輓輸肩摩轂擊與夫軍器之運發火藥之馱載將士隨征之輜重腹裏由涿州而入以達于良鄉通州三河薊州玉田豐潤蘆龍等處邊頭由昌平而入以達于懷柔密雲平谷遵化遷安撫寧等處並出山海關以抵于遼此又各省直之或無或分而順永二府中之十五州縣尤合并而獨當其衝者也臣不敢

遙度情形以欺當事日者拜命之後隨謁

陵而之遵化所過州邑村落小民千百成羣環遶
而泣訴賦役之徧重疲累之獨苦蕭條悽慘
之形顛沛流離之狀真鄭俠所不能繪而賈
誼堪爲痛哭流涕者臣方欲爲民請命求減
于舊增之內豈堪增之又增至再至三乎若
以輕重標本而論遼爲手足薊爲腹心疲薊
以揀遼何異剌心頭之肉以醫眼前之瘡况
薊實遼之咽喉咽喉一斷灌輸立竭所謂皮

之不存毛將安附是薊之急更倍于遼未有
揀遼而不先從薊始者也該臣會同直隸巡
按王象恒合詞上懇伏乞

皇上亟

勅戶部將順未二府三次加派一厘槩行豁免內
昌涿等十五州縣念其車馬供億之私幫貼
十倍于加派并將第二次三厘五毫亦行豁
免在太倉不過稊米而

陵京根本之地殘民喘息之餘得寬一厘亦卽受

一厘惠矣此非直救薊實救遼第一急着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等題爲再陳轉運未盡事宜
以祈

聖裁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巡撫周未
春揭稱云云等因到部送司卷查先該遼東
撫咨爲奉

旨出關會同料理謹陳目前緊急餉務以濟燃眉
事該本部看得遼左兵馬雲集本折不貲而
允可減省一分以實一分軍餉此本部措餉

艱難諒亦當事者有同心也所謂牛騾車夫
召募遼人厚其工食或可安家等費况經臣
牛隻之疏已議牛一日三分夫一日三分原
無安家今遼撫以每夫安家五兩復議月糧
一兩五錢帶回養贍又議每日行糧四分月
計一兩二錢除安家之外每月得銀二兩七
錢但山西陝援兵用命冲戰除月糧外養贍
遠者六錢近者三錢乃駕車夫役反得一兩
五錢之養贍過于西兵數倍恐西兵聞之必

將援此告添且遼左所汰不堪戰者甚多何不爲轉運之用昨兵科亦有以人撥擺之疏業具覆照行何獨駕車不可哉今旣該撫咨會前來事關餉務本部似難專主相應知會酌妥等因移會督餉部院酌議去後今准咨稱查得原派騾車一千輛因遼左向無騾車其原人不習趕車爲何事勢不得不用關內之攔頭掌鞭夫二名而各夫畏憚出關如赴湯火聞風裹足故每夫議給安家銀五兩月

糧銀一兩五錢行糧銀一兩二錢前至遼左
教習三箇月俟遼左人熟卽行放回以示招
徠而其實州縣僱募尚有私自加賠濫于額
數之外者此一時權宜之計也續據廣寧道
呈稱遼左無夫可用莫若將關內車夫仍畱
在遼常川輓運其行月二糧照舊支給此亦
不得已之苦心也但新餉厝處維艱遼事蕩
平無日不可不爲裁抑以爲經久之計昨援
遼撫手書謂止給月糧而行糧免之若趕牛

夫已派有銀差夫役不必用矣其議深爲得計及查各處車夫出關畏憚先議安家銀兩該地方有奉文預給者又有抵關已給者今若不准開銷則無可追補反增其苦合無查照各州縣有未經給完者每名止給四兩扣其一兩已給完者准其開銷行文遼左每月扣其月糧一錢約以十月扣完一兩之數以後止給月糧不與行糧則于招徠之中亦寓節省之意等因到部卽欲咨覆間復接遼撫

會題前因相應一併具覆案呈到部爲照遼
左新餉事出創設原無定額但有不得不通
融者臣不敢膠柱也又有不得不斟酌者臣
不敢濫觴也蓋一錙一銖皆民之膏脂而用
一錙一銖又似臣之膏脂也是以關外騾車
掌鞭之役每名議給月糧一兩五錢與遼陽
衝鋒破敵者同矣而又給以安家似可減也
又給以行糧似可止也此又臣部移會餉臣
所斟酌者也今遼撫亦與餉臣會議騾車掌

鞭之夫每名月糧一兩五錢外而未給安家
者可減也已給者不可追也而行糧俱可止
也但查已支安家八千三百五十兩每人卽
扣還一兩似不爲過然念支領日久似已花
費則已支者准其開銷免扣可也然行糧旣
止而月糧一兩五錢相應照給可也若出關
之兵約有十萬而簡汰不堪戰者亦不少正
可輓運兼以舊額之兵總計則近二十萬遼
撫疏報出關騾車八百三十五輛計夫一千

六百七十名且本地召兵動以萬計而車夫
一千六百七十餘名遼豈不能辦此卽遼人
不善御然教之旣久習與性成豈有不能者
轉運儘有人而必用關內之夫恐遼人習于
偷惰非教之之道也今卽三月不能擺熟或
再加三月以半年爲期似無不可至于兵工
新議再加二厘如順永登萊四府止新加一
厘者先日會議時臣亦再四籌躇登萊有海
運之繁順永有驛遞之擾欲從寬免但爲兵

工罔三處額數不敷則不得不加然止加一厘亦屬體卹矣臣又念及加派至再小民何堪復議加派一年者卽免帶徵二年則可以甦民力可以沛

皇仁也今撫臣欲將四府新加一厘請爲寬免但係兵工筭定數目去一分則少一分况已奉旨通行乎卽云裒兵工部應得之數補之恐二部又以爲難矣惟在道府督勉郡邑寓撫字于催科似兩便也旣該經餉撫按諸臣會題前

來相應覆請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山西巡鹽監察御史江日彩題爲遼警驚心國
勢燒眉懇乞

聖明星速置機以固內治于垂危事職聞心之痛
者不能緩聲性之忠者不能隱情自奴賊鷲
伏以來職每慮其迅于一發邇聞聯合西虜
分寇遼之東西又聞奴已出新寨狼煙緊急
職日但食不下咽憂遼東存亡在此一舉國

家安危亦在此一舉乃忽接邸報見經畧奴
賊壓境火藥全焚一疏不覺駭目驚心弗知
頂踵之所存也夫遼兵弱而不堪戰人心惶
亂而不敢戰全藉火藥勝于強兵十萬或可
制奴命而安人心乃一旦災燬殆盡適當賊
兵壓境之時豈真天意耶此必奴賊奸細所
爲或亦人心內變所作不然而何不先不後
命丁付諸一炬也嗟夫遼岌岌乎哉職遠處河東
邸報半月月而始見未知此時遼情何狀或

奴兵擁至城下經畧能清壁拒守但須得數
日賊自以食盡而退遼之幸也萬有不測而
神京震動則今日正呼吸存亡之時

皇上尚得稱疾天高聽迥不與羣臣面商可
否決機宜耶尚得不允端揆之推使黃扉新
礪布策制廟勝而乃令一庸輔今日杜門明
日杜門耶尚可使蒙面耐彈之樞臣握兵權
誤乃事耶銓弊山叢有肯洗心振刷者卽爲
胥役所中尚得不急下冢卿使釐清部政速

補遼東三道耶尚得不允推各部寺院大臣
使各運籌畫共策存亾耶尚得使梧垣晨星
糾駁塵封寥寥數人點綴班行耶尚不下各
差御史前後考選諸臣使爲曲突徙薪之任
或備焦頭爛額之用耶科臣官應震疏云縱
陛下欲效幸蜀幸奉天之舉誰與護
陛下而尾其役職讀此語淚血交流而何
陛下不省動耶遼東草盡糧乏兵邈馬倒經畧苦
口籲之而司農不能應司農竭力按之而天

皇上下不能應近日遼東道臣無奈持鉢借牛車
皇上於勛戚而勛戚又不肯應今急矣危矣中外
皇上束手矣朱熹常謂內帑之積原以備他日用
兵不時之需陳煥景山數製輝不怒言矣夫

皇上尚得不速發數百萬救茲急難直待爲寇資
耶曷事惟幾幾之先後間不容髮尚得不干
皇上羣臣策事之疏應時批發仍待司馬門三日
不報耶當此人心危疑中外搖惑尚得不下
罪已之詔感士卒之泣使人情有改觀之色

賊不足平耶蓋國家悠悠忽忽而有今日敝壞已極諸臣急急忙忙而策危舌唇已爛

皇上既不肯允行于須臾之緩勢不得不為國家而行于危迫之日倘危迫而復不行則近來

皇上如日珥屢暈青龍吐火異風揚沙真是確有應驗而銅駝荆棘景色堪嗟職不忍言矣夫

皇上時時言病豈知以

皇上之病釀為國家之病而國家之病實乃皇上之病瞑眩瘳疾針砭療症奈何拒羣臣苦口

之藥而諱疾忌醫良可憂也若夫遼東火藥
雖焚邇見撫臣周永春以廣寧火藥應矣

聖諭該部又以硝磺發解矣遼兵雖弱不止十萬
戰則不足守或有餘以經畧雄才調遣之道
將協力而和士卒同權而守效後晉吳巒守
城之法投薪焚契丹之梯隨機應變又以廣
寧兵屯三岔河爲倚角但得相持數日奴不
食盡乎食盡不去乎去而或以奇兵尾之則
在經臣相機裁度獨慮有細作在內或有奸

人內變禍乃難言耳然職所尤慮者奴賊卽
去兵可罷乎餉可減乎今廷議用兵十八萬
矣餉八百萬矣我與賊相持而未有已期則
八百萬之餉亦年年未有已期夫千里饋糧
士有饑色况三十鍾而致一石且多之至于
八百萬此惟蓄于平日旣裕徵請時年又豐
乃可易措今

主上旣未肯發帑天下括藏按塵加以捐助處置
不遺餘力竟不能完此額數則天下盈虛大

勢可知矣以必不能辦之餉值必不能罷之
兵且茫茫無有結局徒使經臣與餉臣盼盼
而交譏邊疆與腹裏眊眊而胥譏此立敗之
道也計非屯田必不能濟此窮窘今遼東墾
土甚多以新兵且耕且守或召遠方貧民就
佃卽藉爲兵給爲世業設法給本而官以統
之如是行之年餘或可濟而兵亦有廖乎今
天下災傷流行處處饑饉卽職入河東僅期
月州郡以結聚搶奪報者頻仍蓋遼餉之催

急如星火而飢荒之民藉以揭竿顧遼東不
得不顧腹裏不顧腹裏終無以顧遼東不然
運糧散于曠野牛馬死于山澤名救金城而
實困三輔三輔還爲金城之禍漢罷叅之言
可不思乎况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
異時措置之安危異使我強利用戰弱則利
用守今日正弱而用守之時也守則屯種尤
急矣召貧民就佃卽藉爲兵之說誠不鄙其
迂而悉心行之可以減餉亦可以減兵可以

益餉亦可以益兵當此兵餉兩難之際而求
兩濟之術誠莫如此策矣克國耕西零以疆
漢杜預田苑乘以平吳今日屯遼陽以滅奴
事可一轍諸臣言之屢矣

皇上竟束之高閣何耶夫禍患當前羣策尚壅舉
國憂惶天聽仍高職不敢委之氣運尚冀
九廟有靈故拾諸臣已言而未行者瀝血再陳

皇上如念

二祖

八宗之付托不可相負國家二百五十餘年金甌
不可輕棄

皇上四十八年太平天下不可有初鮮終則當此
危迫早宜翻然省悟諸凡用人行政頃刻難
緩之事迅速修行仍下廷臣議屯之疏令該
部商確舉行雖曰亾羊補牢亦庶幾索艾救
亾尚可啗也

○朝鮮國王李琿題爲痛辯誣枉備陳情悃懇乞
聖明特垂矜恤曲賜洞察事臣竊查先該經畧楊

鎬據哨使獲到夷人口供奴酋差達子與高麗講話要和又差中軍迎接高麗宰相等情據此牌行遼東都司咨問小邦所差何官前往建夷所言何事等因小邦得此不勝怪訝因念前項所報似出于傳聞之訛或涉于狡虜之訐不欲取較爭辯只將小邦邊臣省諭胡差情節回復都司以憑轉報去後隨該臣奏陪臣李覺回自京師啓稱職在京裏聽得遼鎮塘報有稱奴酋差達子與高麗要和迎

接高麗宰相講和一節關係匪細或者奴酋
以搶去麗兵誘我屬國合無仍示

宣諭勿墮賊計等因聽此職等就便申訴兵部衙
門等因具咨得此臣不覺悚然驚惕然懼繼
之以憤惋悶鬱罔知攸措伏審遼鎮所報一
款卽是日前哨役之口供者豈料邊上一虜
之謊說展轉傳襲將成市虎臣乃不忍含嘿
方擬另行具奏間續該賀節陪臣李弘冒等
馳啓節該職等蒙差未到京裏將原齎表奏

禮物驗過進獻外竊聞

天朝之爲東事計者或以小邦與奴賊陽衡陰順
至有船舸南至窺登萊徐兗之語或將

宣諭或要監護此等數款痛冤枉極等因具啓得
此臣竊詳賊胡肆逆罪惡積稔

天朝之内外區畫凡係安攘機宜劫毖方畧固已
制勝廟堂以至綏輯遐藩庇庶偏服勤

勅諭之諄切

欽賞之優渥該部之咨會督撫之警飭非但勉以

犄角抑且喻以輔車無非爲小邦終始扶護
免致顛沛之洪私也臣小邦臣民自聞此等
各報莫不痛愕幅塞合口言曰惟我小邦于
天朝則父子與逆虜則仇怨寧以國斃不與賊生
忠貞之薦鬼神可質不幸罹此厚誣將何自
宣備列臣敢以通國羣情之所同寃者罄叩于
宸嚴之下自奴賊匪茹小邦奉
聖主勅命承督撫咨檄悉從征期效敵愾天不助
順孤軍絕援全師覆沒左營抵死血戰之狀

天時二帥偷生被擄之跡已悉于臣第一疏矣伊

賊旣已搶殺小邦萬餘軍兵逆犯天兵顏行
更結蒙古悉衆西寇猶恐小邦之議其後乃

天時敢出遣差胡悍然通書犍辭悖說極肆狂吠

其嘗試齟齬之情至兇至慘小邦不知焚書

聲罪斬使馳奏而相機制權兵家勝筭理合

天時弛張待夷常道故仍許邊臣經自打發此等

情節又具于臣第二疏矣蓋自國中不爲報

答者義所不可也使邊臣隨意答之者斥之

不與也伊以後金爲號而邊臣中却謂建州
云者本其受命于

天朝之部名也伊以汗自稱而邊臣却謂馬法者
待之以番頭也至于陳說禍福省諭逆順終

以

天朝寵綏之典不日誕降爲言者欲其革回改畷
懷我好音也後據去回人口說奴酋見此答
書乃以建州馬法等名及

天朝父母等語尤益嗔恨云此果小邦欲與通和

而反有如此挑怨之說乎况此報書旣是邊臣所答故該道邊臣將機就計另差小校一名跟同鄉通事托稱回報前往奴寨要探彼中情形便是一介撥役有何官職而指謂宰相指謂差官乎未幾邊臣原差小校回自賊寨而本賊又復差胡再送克書乃以要盟作惡爲說無論不道所不忍言此等情節則又具于臣第三疏矣見據梁諫供稱奴賊旣以答書不好爲怒拘置寨外又該送回人供稱

奴賊將我國被擄人等盡行廝殺又曰奴酋
言說朝鮮國王旣無答書邊臣所答亦無好
語可選一將之兵將爲處置云伊賊蓄怒于
小邦而慢說者至此尤極矣厥後又據遼回
人供說節該伊賊使其女婿好好里等來問
我國之降將俺欲與朝鮮和好朝鮮不肯從
終始助兵南朝此何理耶開鐵北關之敗朝
鮮豈不聞知乎且奴酋之子忘古太等語其
父曰朝鮮北關宰賽皆助南朝今者北關及

宰賽俱已破滅惟朝鮮尚存不可置朝鮮于
後而先犯遼東又聞奴酋與其各將密議乃
于迤東牛毛寨萬遶嶺西處遣兵防守造作
攻城長梯要搶寬奠鎮江等處覬塞斷內外
剗截腰脊其謀不亦慘乎此等情節又具于
臣告急第四疏并咨經畧等衙門以便轉奏
矣賊之必欲先搶小邦者日益驕桀其恣睢
暴蔑之狀萬分叵測此果伊賊行和于小邦
而又有如此寇劫之計乎奴賊之差胡往來

小邦境上也前後斥絕節次申飭邊臣而自國中曾無片言隻字之相聞酒食餽遺之相及若或因是而却通和因是而疑其情迹則不亦誣枉之甚乎徃在萬曆十七年間倭酋秀吉遣致書假道犯上臣之先父王據義斤逐而伊賊乃以小邦遣使貢驢之說傳播于琉球及福建等處伊情所在旨欲熒惑遠近使小邦獲罪于上國然後求逞其克計也目今逆虜狡猾特甚所謂通和等說安知不出

于伊酋之構誣小邦而然者乎此外飛詞架語如彼貢驢之說難保其必無則竊恐

天朝邊哨之報亦未免爲奸套所中也噫當倭賊之蹂躪小邦也三都八路盡爲魚肉國勢已窮基命無所而終守臣節不爲寇賊所啗顧此奴賊雖極猖獗比之于桑酋之大勢固已不侔寧有一見兇書遽爾懼怯受伊哄脅約成和好交鼎弊帛背君父悖天理辱祖先蠱宗社甘心禽獸之倫自求罔測之禍哉小邦之待

宗師奴各該件欵如上所開凡係虜情節有聞輒
達無事不報未嘗有一毫遺隱有咫尺之威
顏萬里之明見而詎意旣脫細作誣供遂爲
口實始焉而經畧者審次焉而遼鎮揭報馴
至流言載路積疑成惑若以小邦爲怯于克
喝林于犬狂陽衡陰順舡舸南至等語乃發
天陣于疑訝之中言之不詳胡至此極竊惟朝廷
之上部科之間樞機所關議論所在豈特一
時之訾毀實乃千載之鈇鉞倘或此等說謊

之報不獲明辯于衡鏡之下果如陪臣所聞者則東藩一域殆盡陷于覆盆之底臣竊痛之臣覆念所謂諭者諭其迷惑諭其利害提撕戒飭之意也監者監其事狀察其情形詳諒諦審之謂也小邦于今日之事旣無可諭之端亦無可監之機而乃欲置之于虞疑之地至煩外服之建置乎臣竊寃之漢時渠犁之屯田車師之破降或遣領護或設都護及焉耆龜茲逼于匈奴相繼叛亂復置都護班

超之守于闐耿恭之控金蒲皆是也今我

聖朝威靈輝赫神武誕揚臣妾萬邦之烈固將不
屑于東京永平之比小邦之恪守藩屏罔愆
候度又非若西域諸夷之比而設官命名之
議殆髣髴于故事此小邦所以惶惑痛悶莫
省所由者也臣雖至愚極劣固知

聖朝之與小邦務期極濟庇全于阽危喪敗之際
惟當感戴欣幸之不暇而第緣事殊凡劍名
屬新創中外見聞率多致訝而異時國史書

之海內傳之或將以小邦擬之千古者降胡
之國則小邦二百年來血誠事天生死一節
之心迹遂無以暴列而終作夷虜之歸矣然
則自祖先世荷補天陟三壑大陣或又翼卒
列聖之盛眷至此而始遺臣先父王偏蒙再造激
其冒生成之業至此而始哀微臣之曲被殊渥
游叨寵命之隆至此而莫保此尤臣之所大
聖慈懼者也言念及此若無所容對臣民而蘊結
天罰愧覆載而踧踖區區肝血第切激烈而

天陛迥絕籲號無因伏望

聖慈諒臣情理以擴保綏之深仁以終昭雪之大德不勝幸甚

兵科叅看得國于天地必有與立總之不離信
義者近是信者國之寶也義者忠之屬也粵
自逆奴匪茹我師失利三路大衄延及麗卒
該國勤王之勇將士効死之節此舉朝之所
深加亦舉朝之所隱痛也已而首勢益肆我
備全球開鐵繼陷北關隨亾風鶴皆兵屋瓦

俱震而差胡往來于麗境塩驢貢獻于報牘
望言雖未必非行諜之游辭亦不能無觀蚌之疑
慮廼國王一封馳奏寸心欲剖其不與彼俱
望也壯志直吞胡虜其不甘此厚誣也丹哀
可對鬼神此而不爲一暴白之母寧謂我實
○兵忠君而反謂肯君以至此乎且其陪臣李廷
龜等又有呈矣反覆于君臣天地之位諄切
于父子天性之親情見于辭氣激于志卽其
上下之義不受辱愈見主臣之信無二心向

來宣慰之遣旣成築舍今日昭雪之議應同
迅雷懷遠人而懾逆酋樹聲援而牡犄角在
此舉矣抄出速覆之于恭旦天賦之並韓附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姦細回鄉供報皆同東

夷西虜合謀有據謹據實奏聞伏乞雷恭實

聖明卽勅救援事職方司案呈遼東巡撫周永春

題前事等因奉與奏乞以於時其不與外財

聖旨夷虜合謀入犯情形甚真遼陽廣寧俱在危
急着經畧督撫鎮道等官竭力防禦務保無

虞廣寧添兵着該部作速議覆欽此到部爲
照廣寧爲全遼重鎮介在東夷西虜之中自
來惟撫臣屯重兵以兼制之邇自奴酋猖獗
虎墩抄煖諸夷虜乘釁跳梁經臣始有征夷
征虜之分然旣稱夷虜合謀我亦宜合力禦
之顧東不得遺西而備西亦所以固東兵有
可增何俟撫臣疾呼而後應哉惟是議兵于
今日則難之難矣各邊鎮設兵自衛只有此
數一調于四路誓師之前而邊鎮空再調于

三路敗衄之後而邊鎮益空不得已而以募
補調應經臣十二萬之請又不得已而調之
又調募之又募以應經臣十八萬之請此在
臣部索賦幾于心碎血枯在從事諸臣亦旣
勢窮力竭而無可奈何矣然使有餉猶可議
兵也遼自喪敗之餘人不樂往安家馬價衣
裝非厚給以二十五金不能得一兵計兵一
萬領餉銀二十五萬臣部從何得此錢糧雖
經會議加派安家馬價乃計部止分山西陝

西蘇州三處九十四萬山陝先多支用蘇州
遽難猝至有加派之名無加派之實卽前議
十八萬之數尚恐不足再欲廣寧增兵二萬
是竭澤之漁也臣不敢也是無米之炊也臣
不能也無已查有景國佐李成龍見領山陝
民兵家丁九百餘名與麻劉二罪師罰贖家
丁一千八百不在原題十八萬之內計十八
萬數外約餘畿輔募兵一萬今河西勢急應
量留前三項之兵合廣寧新兵七千與該鎮

原設主兵似亦足爲分防之用然酌量緩急
是在撫臣會同經臣通融調度河東河西同
爲遼地防夷防虜總屬王師當不以畛域起
見一彼一此致自斷其聯絡之聲勢也至遼
陽見在兵十一萬七百八十餘名將出關兵
三萬一千三百外尚在催發兵三萬有餘亦
不甚縮經臣原題之數臣所爲計兵者止此
矣臣力竭矣若曰多多益善萬不敢謾語以
貽誤撫臣也恭候

命下臣部移文一體遵奉施行

籌遼碩畫卷之四十二終